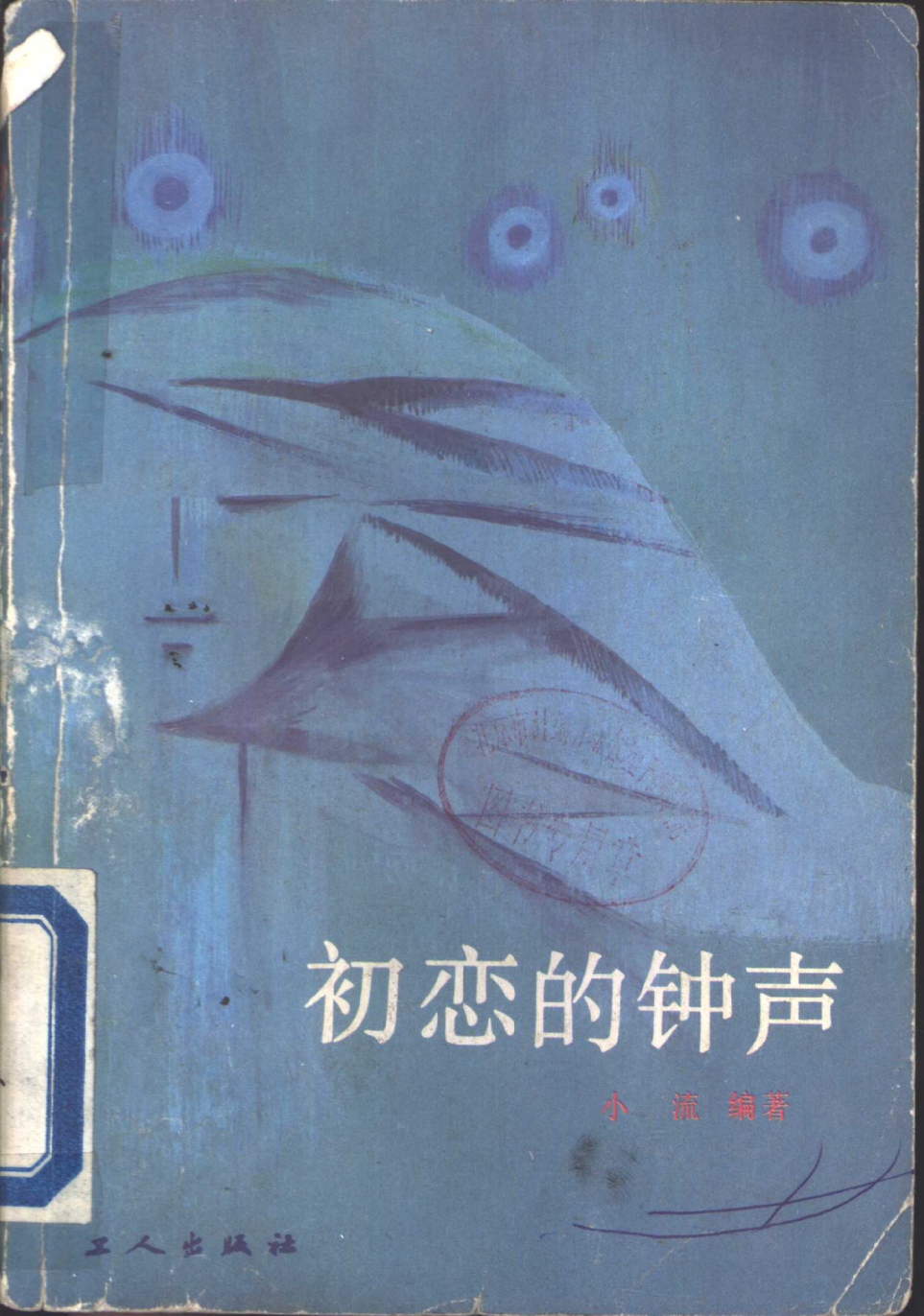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初恋的钟声

小 流 编著

工人出版社

初恋的钟声

小 流

工人出版社

初恋的钟声

小 流 著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安外六铺炕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通县曙光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7.31₂₅ 字数：150,000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8,420册

统一书号：10007·168 定价：1.25元

作家简介

刘建民，笔名小流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编辑、作协北京分会会员。发表的中篇小说《影子》和后来发表的电影文学剧本《白纱巾》等作品，反响较大。

欣喜之余（序）

曹菲亚

由于工作关系，我结识了北京的许多青年文学作者。一遇机会，大家便聚集在一起，探讨文学创作中的问题，交流创作上的心得体会。我喜爱这些勤奋努力、勇于创新的青年同志，更为他们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飞速前进，感到由衷的高兴。他们是文学事业的未来，是有希望的一代。

作者小流，便是其中的一位。他是个后起之秀。读了他的文学选集的文稿，欣喜之余，写下我的一点感受和希望。

小流姓刘，名建民。由于生活中同志们都叫他小刘，所以他就在自己的处女作电影文学剧本《白纱巾》上署名“小流”。小流，在他说来，不仅是小刘的谐音，还有一层自勉的寓意，就是自己永远是一条小小的溪流，是浩瀚大海中的一滴，以勉励自己永不停息，默默奋进。

小流在北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。十年动乱中，他和许多同龄人一样，曾几度迷惘，迭遭坎坷。他离开了学校，到京郊插队劳动。以后参军，到祖国边陲云南，在昆明军区国防话剧团当演员。这期间，他经常深入连队生活，和战士们在一起，所以他对那里部队生活比较熟悉。一九七五年他复员回到北京，在无线电原件六厂当工人。此后不久，在一次重大工伤事故中，他脑颅受了重伤，生命垂危，经医生抢救，已经停止工作的心脏，又开始跳动起来，全然失去知觉的大脑，

又缓缓地恢复了记忆，人们从死神手里，夺回这年轻的生命。这年，他刚刚二十一岁。他的文学生涯，是在这以后养伤治病的过程中开始的。

小流自幼喜爱文学。电影剧本《白纱巾》应该说是他的处女作。他认为，在文学创作的征途上，自己还是个刚刚起步的孩子，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他用古人的警句来告诫自己，并鼓励自己从零开始，努力爬坡。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，如何迈好第一步，这原是至关重要的。

由于小流这种认真的态度，对《白纱巾》，他坚持改了几遍，直到自己认为可以了，才送到编辑部去。他在创作上迈开的第一步，就开了个好头，一个严谨的头，一个精益求精的头。这种创作上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，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看出来。由于小流对自己的严格要求，所以当《白纱巾》发表后，便在社会上得到相应的反响，浙江电视台、天津电视台，拍摄了电视剧，中国广播电视剧团和江西电视台也联合拍了片。

《白纱巾》所以感人，除了作者的笔触细腻，构思精巧，人物性格鲜明外，更为突出的是主题抓得好，它有强烈的时代感，揭示了一个与众多青年人的前途命运攸关的社会问题——待业青年工作分配的问题；反映了在这个问题上各种思想的斗争，以及存在的社会时弊。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大公无私的劳动局长尹峰的形象。尹峰热爱这些青年人，视他们为宝。他们在闪光的青春年华里表现了无穷潜力，他们都有美好的理想。问题是如何调动起这些青年人的积极性，使他们各得其所，发挥其专长，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作者着力刻画尹峰责任在身、深谋远虑、严以律己、充满浩然正气的形

象，批判了在安排待业青年工作中走后门、拉关系的世俗歪风。作者把矛盾的焦点设置在尹峰身上，在公与私的斗争中，对他进行严峻的考验。尹峰虽然秉公办事，但某些干部却有拍马的歪风，他们背着尹峰，为了给尹峰的女儿尹小玲安排个好工作，竟然利用职权，占用某医院医生若花的名额，使若花迟迟得不到工作。当尹峰知道此事后，十分气愤，毅然说服了女儿，让若花到医院工作，而尹小玲则卖大碗茶去了。

文学必须植根于生活，作者要写自己熟悉的东西，要满腔热情地去讴歌正义的事物，嫉恶如仇地鞭答歪风邪气。《白纱巾》所以能扣人心弦，是因为作者熟知待业青年，了解这些青年人的理想、愿望，和他们献身四化建设的渴求。作品的深度，还在于他批评那些不正确的社会现象时，不是单纯地揭露社会上的阴影，而是透过这层云雾，让人看到了曙光，昭示了我国社会上蓬勃兴起的正义和良知。

小流的另一篇小说《影子》写得也很别致，它象一股清泉，明澈甘冽，缓缓流动。这篇小说，也在写爱情婚姻，但写得那么含蓄，如同一篇散文诗。这篇作品刻画了两个不同性格、同样美好的女青年形象，他以美中比美的笔调，对衬地描绘着真善美的妇女形象。小流构思巧妙，表现了作者崭露头角的艺术功力，反映了他在前进中的探索精神。

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电影文学剧本，是他在云南生活的结晶。

云南边陲的解放军哨所，可说是国境的第一线。边防战士在想什么？他们怎样对待人民，尤其是怎样与少数民族相处？怎样对待生活、爱情？作品展现了一幅边防战士的生活画卷。戏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北京青年，他是边防哨所的班长，

叫金帆。由于敌人的挑拨离间，有些傣族青年对金帆产生了误会，面对这种情况，金帆对连长说：“我觉得伸手向群众要信任的人最愚蠢。我信奉这句话：人民最公正，你给他们一分，他们会回敬你三分……。”这段话，可以看作是这个电影剧本的主题思想。

作者写解放军与少数民族傣族人的鱼水情，细致地描写了亚热带的风物人情，能歌善舞热情好客的傣族人家，美丽富饶的云南边境村寨，林木葱郁、云雾缭绕的景色渲染，都使人读后心驰神往。剧本一开始，就进入表现敌人越境离间我军民关系，并暂时得逞的情节；解放军帮助孔雀寨的乡亲修固竹楼，只有傣族姑娘刀玉竹家的竹楼还没有修。这些天，金帆班长每晚都砍了毛竹给刀家送来，这个情况被埋伏在国境线外的敌特分子阿三侦察到。一天，阿三越境闯入刀家，冒充金帆戏弄这傣族姑娘，而阿三和金帆凑巧都是一只手上有一个月牙形的伤疤，这就使敌人阴谋得逞了，解放军与少数民族的误会产生了。这个误会的设置，虽然其细节还不够缜密，但有其可信性。在这场误会中，作者刻画了我军战士的高洁形象，从中描述了战士的人生观、幸福观。

作者的笔触有其细巧处，由于他在云南边界地区生活过，所以对那里少数民族的思想感情，待人接物的方式是熟悉的，因而作品的描写也就表现了那里人物生活的独特性。

由于剧本结构中，人物众多，情节曲折而丰满，如何驾驭这样一个较庞大的题材，确实需要作者缜密思虑，求其真而出其巧。由于作者运用这种文学艺术形式的经验还不丰厚，因此，一些地方就展现得不够充分，从而影响了一些细节描绘的真实性和说服力。比如刀玉竹是认识阿三的，她曾说：“他（指阿三）在孔雀寨治过病……”。既然阿三在此治过

病，那么阿三手上的伤疤，就可能是尽人皆知的了，至少寨子里的人是认识他的。而仅仅以月牙形的伤疤，造成刀玉竹对金帆的误会，这个细节，说服力就不强了。其它如谷薇，马松松等人物，还没有形成鲜明的性格，还没有能在篇幅不多的几笔之下，勾画出色彩鲜明的人物性格来。这当然不能苛求于年轻的作者，但欣喜之余指出不足，鼓励青年人继续奋进却是必要的。

小说《野天冬草》是前不久发表的新作，它描写了一个离休老干部的现实生活，与他的回忆、感触，思虑、结语。

作品刻画的这位离休老干部，他在回忆思考中，终于悟到了：“你给人们做的每件好事，他们全记着呢。”这是他的欣慰也是自省的结语。

这篇作品艺术构思很奇巧，一个离休的老干部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儿童偶然相遇，通过老干部和这似懂事又不懂事的儿童的一番对话，叙述了儿童的爷爷——曾经是老干部领导部门的一个电工——对这位老干部工作和为人的评价：老干部由于工作中的失误，曾给老爷爷家庭带来困难；老干部为人们做好事，想着群众，因而老爷爷得以迁入新居。这老爷爷为了表达心意，悄悄地送来一盆天冬草。这篇小说的艺术氛围轻松自如，节奏舒缓，童声稚气作大人语，而闲适老人对儿童言，一老一小，情趣油然而生。而在这谐趣画面的背后，却有着严肃的人生哲理，人们总会对每一个领导者作出历史的评价，这是作品的深度。

从小流的几篇作品中，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个勤奋努力的青年，在艺术创新上他也是有所探寻的。他的作品，都与生活脉搏相连，依据于生活，努力把握人物的思想感情，努力刻画人物的性格。有些作品有鲜明的时代气息，是可喜的。

也如同我们寄希望于许多青年作者一样，我们希望小流能更好地扩大生活面，更仔细地观察当代人，更深入地投入到现实生活斗争中去，提炼有深刻意义的主题，锤炼文字语言，刻画出各种典型人物，反映祖国四化建设中的英雄人物和事迹。

我们还希望作者在知识积累上，苦下功夫，向前人学习，向前人的成果学习，使小流逐渐丰腴，终能壮大为滔滔巨流，奔涌不已。

一九八三年八月三十夜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入青年作家小流近年来所发表的中、短篇小说，电影文学剧本共八部。这些作品大多取材现代青年人的生活，细腻、深刻地反应了青年人的爱情、理想、情操和对新生活的追求，探索。小说《影子》、电影剧本《白纱巾》被搬上屏幕后，在广大青年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。《后记》介绍了作者走上文学之路的经历，读来真实感人，对初学写作或文学爱好者会有一定的启迪。

..

2

目 录

欣喜之余(序).....	曹菲亚
野天冬草.....	(1)
春夜, 高处不觉寒.....	(12)
小站情丝.....	(20)
初恋的钟声.....	(31)
白桦林里的姑娘.....	(40)
影子.....	(52)
白纱巾.....	(82)
在那遥远的地方.....	(149)
后记.....	(219)

野天冬草

晨曦掩去了星光，悄然地爬进了你的卧室。

你象往常一样，动作利落地穿着衣服，在系外衣扣的时候，你从大衣柜镜子中发现毛衣穿反了。若老伴还活着，你会听到一个声音：

“瞧你，又穿反了。”

“不要紧，晚上脱了明天穿就正过来了。”

她几乎这样说了你几十年，你也这样回答了他几十年。但你总是满不在乎地乘上你的专车，奔向外贸局大楼，开始你一天忙忙碌碌的生活。

自从老伴去世那天起，每次你发现毛衣反了，总是自觉地脱掉重新穿好，你也说不出为什么。

你穿好了衣服，在阳台上开始活动身体。眼睛没有目标地扫瞄着尚未苏醒的宿舍区。

新栽的垂柳、梧桐，在薄雾中显出淡淡的新绿，衬着几幢新盖的宿舍大楼的米黄，远处地平线上的亮青，现代化建筑与大自然的美和谐地扑入你的眼帘。这画面随着你身体的动作时而斜倒，时而树直……

然而，你更大的兴趣在于阳台上生机盎然的花、草。老伴在世时，你怎么也不理解她工作、家务劳动之余在这些花草上花了那么多的时间，你批评过她的这种情趣，象她提醒你毛衣穿反了一样毫无效果。老伴去世后，你开始关心它们

了。离休后，你变得酷爱它们了。

石榴树，是儿子上小学时他妈妈买的，如今已经碗口粗了，年年结十几个石榴，当然全部由儿子享用。如今他吃不上了，他调到郊区当干部了，在郊区工作比在市内收入还多。

君子兰，是老伴五十岁生日时儿子买的。

仙人掌，是离休时自己买的，那时买别的怕自己养不活叫老伴笑话。从买了这盆仙人掌后你还跟老伴搞过一次分田到户，责任到人。可也不过是说说，尽管它只消十几天浇一次水，这活仍是老伴代干，直到她去世了。

蟹爪莲——儿子结婚了。

令箭荷花——添了个小孙子……

每一盆花都向你倾诉着依稀的往事。

唯有这盆天冬草对你是个谜。你告别了局长职务后的第十天的早上，在单元门口发现了它，是谁送的？无从考查。没多久，在它那浓绿的老枝下又抽出了五、六个新芽。你每天都能发现这新芽的变化：长高、抽节、吐枝……如今，它们已高傲地舒展在老枝的上面，针状的叶子由嫩绿变成深色，渐渐地和老枝的颜色揉成了一体。然而，你仍能认出那一枝是在你的劳动培养下生长起来的。赋闲的日子改变了你昔日忙碌的习惯。你学会了用这种情致陶冶自己了。

晨风徐徐，天冬草的长枝轻轻摇曳，仿佛向你诉说着自己的来历。很可惜，你不懂植物的语言，你只好把它当做一盆野天冬草来对待。

电铃突然地响了一下。

是谁来得这么早？在职时门庭若市。一年过后，常客们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不登此门了。

你打开门，是一张胖胖的脸，一个十分可爱的小男孩。

他显然是用手中的小木棍才够着了门铃，并且按响了它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我呀。”

“‘我’又是谁啊？”你笑着说。

“我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吧？”

“你怎么认识我？”你奇怪地打量着这位小客人。

“我爷爷老说你。”

“你爷爷？”

“他早认识你啦，我还没生下来时就认识啦。”

你把这位可爱的小天使领到了客厅里，给他拿出了糖，水果。但都被小客人一一拒绝了。

他那双大眼睛好奇地望着你房间里的一切：陈列柜、书柜、老式木箱……

你意识到应该拿什么玩具给这位小客人，从书柜顶上拿起一个布娃娃，那是你儿子小时候玩过的，现在他用不着它了。你儿子的儿子当然看不上这五十年代的布娃娃，在玩具里它可以算个古董了。

不料，小客人却不嫌弃它。他拿着布娃娃，摸摸它的鼻子，揪揪它的耳朵，居然开心地笑了，笑出了声。

你也笑了，坐在小客人身边：

“是你爷爷叫你来的？”

“不。是我自己叫我自己来的。”

“你爷爷是……”

“是我爸爸的爸爸。”

小客人回答得既干脆又利落。

“那……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他有时是让我骑的大马，带我到公园去玩的好人，有

时是揍我屁股的坏蛋。”

“他常揍你？”

“嗯，邻居家的玲玲爬阳台栏杆，她爸爸只揍她三下，可我爸爸把我屁股揍肿啦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你忍不住笑出声来，“他白天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白天我就看不见他啦。”

“那么你爷爷呢？他白天干什么？”

小客人站了起来，小大人似地站在你眼前：

“他推着小车，给别人糖，给好多好多。”

你明白了，孩子的爷爷是个个体户小贩。但你怎么也想不到你与孩子的爸爸、爷爷有过什么联系。

“你姓什么？”

“古。爸爸、爷爷也姓古。真逗，我们三人全姓古。”

你思索了一会儿，还是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认识过姓古的人。

“你来找我有事吗？”

“有呀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交朋友呀。”小客人十分认真地说。

“哈哈……哈哈……”这奶臭未干的孩子的要求引得你又笑出声来。

“你不愿意？！”小家伙有些愠怒地问。

“哈哈，愿意，愿意！谁说不愿意？”

你再次拿起糖，剥了纸皮，送到你的“朋友”手上。

“不，我不吃。爸爸说吃糖牙就掉了。牙一掉，你就不会跟我交朋友了。”

“吃吧，至少吃了这块牙不会掉。”你哄着他，“咱们已经是朋友了嘛！”

“对了，是朋友了，那把这糖放在牛奶里煮一煮再吃吧。”小家伙不客气了。

说实话，你亲生儿子、孙子都没吃过你煮的任何食物呢，然而你很乐意地照“朋友”的意见做了。

当你把热牛奶端到客厅里时，愣住了。

小客人用小木棍挑起布娃娃，把它送回书柜顶上，后退几步看了看，又上前用小木棍调整着布娃娃的姿态，一直把它恢复成原样。

“想不到你这小木棍还这么有用。”

小家伙毫不客气地喝着牛奶，看样子他吃得很香。

你趁机仔细看着他，试图从遗传基因的角度寻找出这孩子是你哪个战友或熟人的后代，但你失望了。

“喂，‘朋友’，你怎么知道你爷爷认识我？”

“他常提起你。”

“在什么时候？”

“和我爸爸吵架的时候呗。”

“怎么吵的？能跟我说说吗？”

“能……爸爸说你是坏蛋，爷爷说你是好人，两个人就吵起来啦。”

“爸爸说我怎么个坏法？”

“他说你不拉屎。”

你明白了，这原话一定是：占着茅坑不拉屎。

你万万没想到会有人背后这样讲你。一股火气涌向你心头，但你很快克制住了。你自知文化水平不高，常和外商打交道又不懂外文，工作很吃力。但你知道在什么岗位上用什